

楔 子

「余新文！你竟然趁人之危，這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嗎！」秦冰心慌的用力拍開他拉扯自己衣物的魔爪，試圖要往房門逃去。

余新文又將她一把抓了回來，邪氣地笑道：「呵，妳說我想做什麼？」

「走開！」她死命掙扎著。

他跨坐在她身上，一隻手緊緊壓制住她的雙手，另一手則在她臉上戲謔輕撫了一下，接著又開始扯著她的衣服。

「放開我！」秦冰大聲吼道。

「女人，聽話點，我會疼妳，讓妳舒服。」余新文勾起邪淫的笑，早就不復見當初的斯文溫恭。

「混蛋！沒想到你是這樣的人面獸心、衣冠禽獸！你平常的樣子都是偽裝.....我警告你住手，否則我不會放過你的！」秦冰咬牙切齒地瞪著他，同時在心裡想著，不行，她必須要快點想辦法掙脫才行。

「呵，我好怕喔.....」

「滾開！不要碰我！」

房門此時卻突然被打開來，宋佳樂一踏進來，就見到余新文正在脫秦冰的上衣，一股強烈的怒氣衝上腦門，讓她的小臉漲得通紅。

「余新文你在幹什麼！快點放開秦冰！」下一秒她衝上前將他一把扯開，小手緊握成拳直接朝他臉上揮去。

「啊！該死！」鼻子劇烈的疼痛讓余新文忍不住哀號出聲。

宋佳樂是健身教練，平常對於防身術也有所涉獵，雖然余新文是個男人，但宋佳樂的這一拳他沒有防備，被打得淚水鼻涕直流。

秦冰趁機跑到好友身邊，立刻拿出手機報警。

「你到底在做什麼！我把好友介紹給你，可你竟然.....」宋佳樂氣得呼吸急促，恨聲質問余新文，又忍不住上前甩他幾巴掌。

「別打了！」余新文捂著發痛的臉頰，陰沉怨恨的目光死瞪著宋佳樂。

「佳樂，我報警了，不要再打他了，別讓他逃掉就好。」秦冰餘悸猶存，捉著手機的手不停顫抖。

「冰冰.....都是我害妳的.....」宋佳樂懊惱自己看錯了人。

「不關妳的事，人心是看不出來的。」秦冰緊緊握住她的手，輕聲安撫。

宋佳樂抿了抿嘴，沒再多說什麼，不過她在心裡下定決心，一定不會再讓好友受傷了。

而後，幾人被前來的警察帶回警局做筆錄。

秦冰只想將余新文這變態繩之以法，她努力蒐集證據提告，可接下來的日子卻不時收到余新文的威脅，且余新文不知道從哪裡找人關說，大事化小，最後甚至因為罪證不足不起訴。

秦冰不想就這樣放棄，她四處奔波找律師、拜訪檢察官，只求正義得以伸張，卻不知心懷怨恨的余新文早將念頭動到宋佳樂身上，他不打算放過秦冰，但秦冰在雷耀公司工作，天高皇帝遠，他沒辦法對她做什麼，不過宋佳樂和他同在俱樂部上班，他不認為她可以逃出自己的手掌心。

宋佳樂在心灰意冷下打算辭職，和主管約好了要談合約的事，卻沒想到在辦公室裡等著她的不是主管，竟然是余新文，她立刻轉身想走，但他早有準備，讓人打昏了她綁走，將她軟禁在他的郊區別墅長達一個星期。

余新文把對秦冰和她的所有怒氣全都發洩在她身上，不僅對她下藥性侵，甚至還拍下她的不雅照。宋佳樂感到絕望又怨恨，怎料余新文還告訴她，他將她的不雅照片寄給秦冰，過幾天秦冰肯定會帶著錢來贖她，宋佳樂知道這魔鬼不會放過秦冰，她一個人受到傷害就夠了，不能讓秦冰和她一樣。

秦冰收到郵差送來的一個文件袋，打開後拿出裡頭的一張紙和幾張照片，她一看到那些照片，腦中一片空白，回過神的瞬間，她的淚水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，她渾身顫抖，必須死咬著牙關才能忍住不尖叫出聲。

照片中的人是她的最要好的朋友宋佳樂，她披頭散髮赤裸裸地被銬在床頭，身上還有不少的傷，余新文那個惡魔竟然綁架她，還.....對她做那些把他殺上千百次都不夠洩憤的事！

她再打開那張紙，上頭寫著她若想要救宋佳樂，就帶著錢獨自一人到郊外的別墅，地址也附上了。秦冰好恨，她只顧著蒐集余新文的犯罪證據，但是他有錢有勢又有人脈，她一個小市民怎麼鬥得過他，處處碰壁，好不容易在父母介紹下有些進展，她前天才拜訪了一位正義檢察官，她以為成功就要來臨，卻沒注意到他把壞心思打到好友身上。

秦冰知道宋佳樂是受了她的牽連而承受那人的報復，都怪她.....

赴約的那一天，秦冰先聯絡了警察，請警察事先埋伏，她想，這麼一來一定可以抓到余新文並救出好友，但不知是否消息走漏還是被狡猾的余新文發現，他們並沒有看到他，反而見到.....

「佳樂.....我求求妳快下來，妳放心，不會再有人傷害妳了，我都找好證據了，妳看看.....我今天帶了好多警察來的！佳樂妳看看我.....」秦冰悲悽的抬頭對著坐在頂樓牆上的好友哭喊道。

「秦冰，妳果然來了.....可是我不能見妳落入他手中，有了這些警察，還有我手上的證據，一定能讓他定罪吧？」宋佳樂牽強一笑。

余新文一心只想著秦冰要來，沒空理會宋佳樂，餵她服了藥後，想著她短時間內也不會醒，倒也沒再綁著她，人便離開了，但宋佳樂用了所有的意志力不讓自己真的昏睡過去，等他離開後，她用刀不斷割著自己，用疼痛讓自己保持清醒，而後好不容易逃出房間，爬上頂樓。

「佳樂，求求妳，妳先下來好不好？」秦冰哭得聲音都啞了。

宋佳樂輕輕搖了搖頭，深吸口氣道：「在場的所有警察都是見證，這是我的控訴書，你們都看到了！不要讓這個魔鬼以為有錢就無所不能，我要控訴他！我要控訴上天不該讓他存在！我要用我的生命，詛咒他不得好死！」

她憤恨的話語聲迴蕩在緊繃寂靜的四周，一群警察正趁著這時上樓。

「嗚.....佳樂.....嗚.....」秦冰泣不成聲，她好自責，如果她不是一心專注找證據，一定可以發現好友失蹤，宋佳樂就不會遭受這些折磨和傷害。

「秦冰，妳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很高興能認識妳，我希望妳快樂，以後，妳也要連我的分開開心的活著，好嗎？呵，如果真有下輩子，我想再和妳當朋友.....」

「不要——佳樂.....妳下來.....我求求妳.....」秦冰猛地搖著頭，心底一股恐慌，目光看著已到五樓的警察們，希望他們能及時救下好友。

「我沒辦法了.....」宋佳樂扯著嘴角笑了笑，她徹底被那個惡魔毀了人生，破壞得讓她提不起一絲勇氣走下去，「秦冰，再見。」

「不要——」秦冰尖叫哭喊。

衝上前的警察來不及拉住她，宋佳樂自五樓一躍而下，別墅前的石板地毫無緩衝的可能，當場死

亡。

第 1 章

網路上名為「孤芳自賞有何不可」的聊天室裡，聚集了年齡三十歲起跳，以時下觀點判斷算是剩女的族群，聊天室會廣受女性歡迎，與在寂寞氣息聊天室名下方的小標語有很大關聯——「孤芳自賞是因為在等一個真正欣賞她的人」，這話完全切中了剩女們的心思。

其中三位單身且今天沒有約的女人正聊得起勁。

起先她們都是被聊天室名吸引，畢竟這年頭的剩女除了年紀較大，大多是在經濟上、事業上有點小成就，且帶著一定程度驕傲的女人，這樣的女人，絕大部分都有那麼一點點孤芳自賞。

混跡了一段時間，三個女人因為性格相近，再加上有著同樣遭遇，讓三人彼此互相憐惜，聊熟之後，這陣子她們已經在聊天室內另外開設私密聊天小區，在這裡暢所欲言、發洩心情，同時尋求精神上的慰藉。

「煩！我最討厭這個日子了，明明該是讓人徹夜狂歡的夜店，居然學人家搞什麼情人節特別活動，太過分了！還說需要情人陪同才能入場，天殺的，是看不起單身貴女嗎！」化名罌粟的女人打完一連串的字後，加上憤怒的表情圖案。

「罌粟妳氣也是白氣，店家怎麼可能放過這可以大賺錢的日子，單身的曠男怨女今天本該待在家裡，省得受氣。」化名冰雪的女人說出來的話和她名字一樣冷冰冰。

「那麼愛過節，那我是不是該建議夜店、舞廳，一年還有好多節慶不能錯過呢！像端午節，把自己包成粽子或是頂著一串粽子就免費入場，植樹節帶個仙人掌盆栽入場打五折、鬼月扮鬼這老梗就不說了……噢，這樣說來重陽節不就要帶個老人才能入場嗎？哈哈……」罌粟在電腦那頭氣樂了，打完這些字，她也忍不住笑得花枝亂顫。

「罌粟姊，端午節是三大節之一，重陽節是敬老的日子，還是別開這種玩笑吧，不過……其實今天就算夜店開放單身者入場，去了大概也是敗興而歸，店裡肯定有很多情侶出沒。」化名柳絮的女人語氣如名字般溫婉，她是三人中年紀最小的。

「哎哟，小絮妳不懂，我要是夜店老闆一定反其道而行，非要在情人節只開放單身者入場，而且我還要規定情侶止步，情人節是去死團的最大節慶！這不是更標新立異、不是更有噱頭嗎？這些老闆腦袋太死板了。」罌粟還是忿忿不平。

「他們那才是腦袋清醒，因為除了情人節外的日子，夜店本就是單身人士居多的尋歡場所，要是和平常一樣不就沒意思了。」冰雪毫不留情地吐槽。

「呃……」罌粟一時間被堵得無法回應，這麼說也是。唉，所以說她最討厭任何與情人扯上關係的日子，什麼二月十四日、三月十四日、七夕、五月二十日、現在更誇張了，連一三一四都能扯上邊，真受不了。

「都這個年紀了妳還看不開呀？外面那些男人不是為了妳的錢就是為了妳的身體罷了。」冰雪打完字後冷笑一聲，男人是最不知道珍惜的生物。

「哦呵呵……姊看上的也是他們青春有力的肉體呀！不耐操、不持久的還滿足不了我呢。再說想當入幕之賓還得先看姊的心情，我高興就和他吃飯聊天，不開心他們就哪邊涼快哪邊去。」罌粟

的回應秉持著她一貫的豪放態度，她最喜歡將那些帶著企圖接近的男人耍得團團轉。

「罌粟姊真厲害，男生.....總感覺他們就是不懷好意的兇禽猛獸，我還是敬而遠之吧，千萬不要來打擾我平靜安穩的生活。」柳絮早已沒有少女時對愛情的幻想了。

「對了，既然我們這麼聊得來，妳們有沒有想過出來真正認識一下？」罌粟提出這個疑問，沒男人可以，但現在社會非常難得遇到可以當姊妹淘的對象。

「好主意。」冰雪的回答簡潔有力，她早就有這樣的想法了，畢竟不論網路或現實生活，她的性格注定沒有太多朋友。

「太好了！我好高興能和罌粟姊、冰雪姊認識，我也想當現實的朋友，我們一定會很要好的。」柳絮覺得她們能在網路上相遇就是一種緣分。

「OK！既然全數通過，我看看.....我下週得到外地出差幾天，兩週後的週末如何？」罌粟用手機查了行程後，再次提問。

兩女都回覆沒問題，三人對見網友這件事都充滿了期待。

「那我們到時約哪？我提議信義路那間古典玫瑰園，那裡的英式下午茶不錯，喜歡我就先訂位。」罌粟提議道。

「好啊，那間我還沒去過耶.....甜點好吃嗎？」柳絮最愛的就是甜點了。

「我都可以。」冰雪對吃喝玩樂一向沒有太強烈的慾望，對她而言重要的是共同做這件事的人。

「那好，我先訂位，我們約在.....呃！什麼情況.....」罌粟盤腿坐在椅子上，一邊上網查店家資料，一邊打字，突然重心不穩，差點摔下來，這是.....地震！

「我這裡地震——」冰雪還沒來得及把字打完，周圍突地一黑，停電了，電腦理所當然也跟著關機了。

冰雪的家位在市區精華地段的住宅區，另一邊是知名企業林立，號稱精英園區。現在才晚上八、九點，無論是住宅區還是辦公大樓區，本都應燈火通明，此時卻全都失去了光亮，只剩一片駭人的漆黑。

冰雪怔愣了半晌，回過神後，她急忙用手機當作照明，拿來大背包，將急救物品、錢包、證件、存款、保險資料等重要東西一股腦地全塞進裡頭，再抓了外套，衝到大門前打開門準備逃生。突地大樓又是一陣劇烈搖晃，她差點站不穩，連忙抓著門板穩住身子，看著連緊急照明設備都失去作用的樓梯，她猶豫了。

這種時候肯定無法坐電梯的，但她住在十二樓，有足夠的時間讓她逃出去嗎？

可是不跑，那就意味著自己只能在套房裡找個安全的角落等待救援，要是房子倒塌了，或是她還沒等到有人來救她就死了.....

想到這裡，她那張宛如萬年寒冰的美麗小臉此時也是茫然無措，而且耳邊好多嘈雜的聲音，有住戶奪門而出驚懼的哭喊聲，還有不知道是牆上磁磚碎裂，抑或是哪層樓玻璃破裂的啪嗒啪嗒聲響。莫名的，冰雪慢慢冷靜了下來，與其跑到半路被壓死、摔死，或是半死不活，也許安靜的等待死亡降臨更符合她的性格。

苦笑了下，她站挺身軀，轉身回到屋內，關好房門，放下背包，蜷縮在床上一角，她看著手機裡一張張和父母、好友宋佳樂的合照，希望著來世還能再與他們相見。

隨即，一波更劇烈可怕的搖晃襲來，她閉上眼睛，迎接更深沉的黑暗到來。

「起床了一起床了一小懶豬不要再睡嘍——」

熟悉的鬧鐘聲響起，一隻纖白的手從被窩中伸出來，朝鬧鐘用力按下，秦冰眨了眨眼，慢慢坐起身，她一向自律，不賴床。

「嗯，睡好飽。」她伸了個大懶腰，瞄了眼鬧鐘，七點整，很好，一如往常的準時。

秦冰一邊活動身體，同時在腦中快速擬訂上班步驟，待會兒先刷牙洗臉，早餐就準備燕麥三明治和水果，咖啡就交給咖啡機搞定。

她下了床，走到衣櫃前，看著整齊掛成排的套裝，隨手挑了一套藏青色的，又抽出米白色襯衫先掛在一旁，迅速決定了今天的裝扮。

滿意地點了點頭後，秦冰轉身朝浴室走去，她打開水龍頭，掬了水將臉潑溼，再將洗面乳搓成泡沫，動作輕柔地在臉上按摩，用水洗去泡沫後，再用毛巾拭去水珠，輕輕拍了拍Q彈的臉頰，嗯，膚況不錯。

她一邊擠著牙膏，一邊瞅著鏡中映出的自己……

咦，怎麼好像有哪裡不對勁？

她是不是變年輕了？皮膚摸起來好光滑細緻，簡直像回到二十出頭似的。

而且還有種好像忘了什麼重要的事的感覺……嗯？到底是什麼事？

最近工作挺順利的，報表沒問題，後天要去出差的東西也準備好了……

秦冰蹙著秀眉搜括記憶，手上機械式做著刷牙動作。

嗯……呃……咦？！秦冰原本還有些茫然的雙眼隨著記憶浮現逐漸瞪大，刷牙的動作也因此停頓，她一臉呆滯地咬著牙刷杵著不動。

昨天晚上她在網路聊天室和兩個好朋友愉快的聊著天，三人還相約見面，而後突如其來發生猛烈的地震，後來她放棄求生念頭……

如果這是她失去意識前的記憶而不是夢，她應該……死了吧？死人不都要去陰曹地府報到嗎？她怎麼……

下意識摸了摸臉，又摸了摸身體，她有體溫，心臟也還在跳動，很明顯的她還活得好好的，她竟然能在那樣的災難中活下來？

像是用呼吸確認生命似的，秦冰猛地深吸了口氣。

咳、咳咳，呸呸——她忘了自己還在刷牙，被牙膏過於清涼的味道嗆到，還差點將滿口牙膏泡沫給吞下肚，她急忙漱了口，胡亂用手擦去嘴上的水珠，匆匆走到外頭想打電話問問父母是否平安。

可是當她看到書桌上桌曆的年月日時，錯愕得不知道該如何反應。

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？

她用力閉上眼睛再睜開，還是二〇一〇年。

秦冰狠狠地倒抽一口氣，是她產生了幻覺？還是她睡壞腦子了？現在不應該是二〇一七年嗎？

她連忙走到床邊，從床頭櫃上拿起手機，她睡前習慣將手機放在床頭櫃上，可現在她卻滿心的慌亂和無奈，天哪，這根本就是古董級的型號，她都不記得是多少年以前用的了。

她打開手機螢幕，果然顯示的日期也是二〇一〇年。

秦冰茫然地跌坐在床上，往周圍一瞧，這裡明明是她熟悉的住家，但很多用品都不是她最近在用的，應該說不是她熟悉的二〇一七年應有的東西，連家具看上去都像是全新的……因為二〇一〇年她剛搬進這裡。

所以，根據目前所能得到的線索看來，最好的解釋應該是那場地震讓她重生回到了七年前。

憶起地震發生時，她雖然放棄了求生，但心底深處仍帶著一股深深的遺憾。

秦冰記得世界各地都熱切討論二〇一二年是世界末日時，很多人都在問人生最後一刻想做什麼、想和誰一起，她聽見這些問題的當下，便自嘲那一刻她肯定是孤家寡人。

沒想到一語中的，儘管不是預言的末日，二〇一七年的她當真是孤單一人在屋裡死去。

不過這說來也是她自己的問題，畢竟有哪個男人喜歡成天拿著熱臉去貼她冷冰冰的殭屍臉，而且她的個性沒情趣又堅持保守，如果她是男人，也不會喜歡像自己這樣的女人。

但她不是沒有在愛情方面努力過，她也曾試著想要好好談一段感情，感受為另一半付出的甜蜜，然而交往多年的男友背著她和其他女人在一起，甚至論及婚嫁，而後每每看上她的男人，都是抱著征服、玩弄的心態而來，根本沒有人是真心想呵護她，最後的結果就是讓她對「遇人不淑」這個成語有了更深刻的體會。

從此她把全副心力都放在工作上，身為老闆特助的她，收入非常穩定，工作運很不錯，但就是想不通自己的愛情運怎麼會這麼差？到了三十三歲依舊是個剩女，不過既然她重生了，這一切是可以改變的吧？

秦冰的目光掠過房間，看到多年前用過的手提包，她起身走過去，將裡頭的物品一樣一樣翻出來，倏地她目光一亮，筆記本！

這是她從唸書時期就養成的習慣，每年都會買一本新的筆記本，把所有事情都記錄下來，需要時只要翻一翻，就絕對不會 Miss 掉任何該完成的事。

秦冰拿著筆記本坐到房間裡的單人沙發上，微微顫抖著手翻開一

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行事曆的格子裡，用紅筆寫上「宏泰合約」，還畫了幾個大大的圈。

她記得這個時間她的確正忙著與宏泰公司商談合作專案。

秦冰的視線再移向八月十六日，那一格有「初七」這兩個小字，那是她永遠都忘不了的可笑七夕。七夕前一晚，她為了宏泰的合約書與記者會的安排在公司加班，但好友突然來電說看見她的男朋友和其他女人開房，沒有眼見為憑，她不想妄下定論，所以並沒有多問男友什麼，心想著也許是好友看錯了，畢竟她一直相信男友，她也等了他將近兩年。

她和許建利是大學同班同學，他們一個是系花，一個是系草，是其他同學眼中最般配的對象，兩人因為同樣加入系學會而有了交集。

他欣賞愛慕她的美麗、聰明和知性氣質；她看見他的謙和有禮、風度不凡，同樣學業成績也是名列前茅的兩人，惺惺相惜，建立了頗為融洽的友誼關係。

經過許建利鍥而不捨的追求，她在大學最後半學期點頭答應和他交往。

畢業後的兩人各自為工作努力，卻不忘經營這段得來不易的戀情，最讓秦冰心動的是他對她始終呵護有加，也很尊重她，從未勉強過她什麼，除了牽牽小手外，最多就是蜻蜓點水般的細吻，她曾經以為他們會這麼順利的在一起一輩子。

即便許建利被公司派駐國外工作和進修兩年，她從沒想過放棄這段感情，縱使她的身邊追求者不斷，但不論對方條件有多好，她只有一句回應，她有男友。

到了隔天記者會，結束熱鬧盛大的簽約儀式，送走參加的媒體和賓客，她陪著公司執行長雷衡、宏泰高層一行人到京瓊飯店商聚。

由於司機突發胃炎，秦冰只好臨時充當司機，把眾人載到了飯店，她不願久候人手不足的泊車服務，便自己將車停到附設停車場。

駛進地下室，從A區轉進B區，首先映入眼簾的竟是不遠處一輛名貴休旅車旁，一個西裝筆挺的男人緊緊抱著一個身材凹凸有致的女人，兩人吻得欲罷不能，隔著車道，秦冰都能感受到他們唇舌交纏的激情。

保守的她自然不習慣見到這種畫面，她想若無其事地將車子駛過，誰知道她不經意地一瞥，竟發現那個男人是她的男朋友！

她無法接受，馬上下車質問，怎料他居然一副是她這個「前女友」糾纏他多年，還頻頻向他擁著的那個女人，他口中的老婆，道歉解釋。

她後來得知那個女人不僅是許建利公司的經理，還是某位強力股東的女兒，百分百的千金小姐。秦冰怎麼也沒想到，許建利這樣一個各方面都符合她擇偶條件的男人，在她面前那副人模人樣原來都是裝出來的，直到他的真面目顯露出來，她才後知後覺的意識到自己根本就是個傻子，都不知道被劈腿多久了。

後來她又從兩人共同的朋友，也就是以前的大學同學那兒聽到了不少流言蜚語，更是氣得她差點吐血。

許建利四處暗指她性格無趣，冷冰冰的，老是一副清高模樣，根本是男人的剋星，甚至還說她搞不好性冷感，和她交往的男人要不是腦子有病，就是打算過著和尚般六根清淨的生活。

交往多年論及婚嫁的男友大玩劈腿也就算了，她自認識人不明，可惡的是，他這個爛男人竟然還不要臉的反過來說她糾纏倒追、性格無趣、裝清高，意思是他劈腿還有理了！

後來是她的好友看不下去她一直默默承受這些嘲諷批評，跳出來替她反駁，直指有人是為了想娶一個有背景又有錢的妻子，少奮鬥十年，拋下多年情誼的女友，簡直是現代負心漢的最佳代表，那些取笑的聲音才漸漸平息下來。

殘酷的現實讓秦冰看清了，所謂你愛我、我愛你，說了再多次的誓言和約定，最終都敵不過名、利、錢三個字。

劈腿事件，讓她歸納出男人腦袋的運作原則，脖子上的那顆頭看的是金錢權力，至於腰下那個小頭只看見能共睡一床的美女，除此之外的都是為了達成目標的虛情假意。

這一次的感情傷害，秦冰受了不小的打擊，從此以後「男人都是花心的」這種看法深植她的心，一張美麗的小臉時常擺出生人勿近的模樣，「冰女王秦冰」這一稱號的暗諷她也心知肚明。

話說回來，在遇見許建利之前，她的人生可說是順遂如意。

家境小康，從小學到大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人家畢業是失業，可她第一次面試便直接讓老闆相中，特助一職做了好幾年，更不曾煩惱過經濟收入。

再說到秦爸、秦媽兩人，他們年齡一到便退休，攜手回到三峽老家過著種菜種花草的悠閒日子，心血來潮時國內外旅遊說走就走，快活逍遙得很，有著教師退休月俸的父親，手頭甚至比她這粉領族還寬裕。

當初父母返回三峽前便將原本三人住的市區房子轉手賣掉，另外買了間二十坪的小套房送給她這個寶貝女兒，讓她年紀輕輕便進階有屋一族。

但獨居的生活讓性子冷清清的秦冰更孤僻了，除了自大學起便無話不談的好友宋佳樂之外，不論上餐廳吃飯、逛街、去賣場扛生活用品，就是換燈泡、修水龍頭、刷油漆，她都是自己一手包辦，省事又省錢。

曾以為人生最悲慘不過如此，卻又發生好友宋佳樂受害失去生命，成了深埋在她心底最沉痛的傷。

大受打擊的秦冰除了工作必須及與父母聯絡之外，她幾乎徹底封閉自己，選擇在網路這種碰不到摸不著，也不會有什麼傷害她機會的地方和人交流，直到在網路上遇見幾個聊得來的朋友，她才慢慢敞開心扉。

想到這裡，秦冰不免想起地震發生前同在線上聊天室的兩位姊妹，希望她們平安。

像是為了揮別過去的自己，她緬懷了一次前一世的悲劇人生後，輕吁了一口氣，她重生了，她可以再一次對未來懷抱希望，她可以改變好友的遭遇。

秦冰難掩興奮，這可是重生啊！比中大樂透頭獎還難！上天給了她這樣的機會，肯定有其意義，如果她過去的經歷是錯的，這次她一定要讓一切回到正軌。

她順道檢討了自己以前的個性，封閉倔強、固執冰冷，說簡單一點就是不善交際又不懂得放軟脾氣和原則，不愛笑又總是沒表情的她，常被誤會高傲清冷，愛情運有很大成分是被自己搞糟的吧。秦冰決定了，既然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，那她要去龍山寺拜拜，替父母和宋佳樂求個護身符，而且聽說那裡的月老很靈，她還要為自己求求紅線，覓良緣。

龍山寺相當知名，不論是在地人還是外來遊客，都一定要來上炷香求求靈驗的觀音籤和月老紅線。秦冰在服務處買了幾樣供品，跟著參拜民眾繞了龍山寺一圈，最後回到求籤的地方，她曲膝跪在墊上，雙手合十輕閉雙眼，想知道重生是好是壞。

看了眼抽出來的籤號，秦冰從一旁的小抽屜取了張籤詩，她有些緊張地看著上頭詩句——陰陽道合總由天，女嫁男婚喜偶然，但見龍蛇相會合，熊羆入夢樂團圓。

秦冰欣喜地看著詩意，凡事大吉，太好了。

不過怎麼都是婚嫁相合團圓什麼的，讓她有種是重生回來嫁人的感覺，她不禁暗自失笑。

但不管怎樣，籤詩上各項都是吉、合、安，看著就讓她對未來更有信心。

秦冰滿意地將籤詩折了幾折，小心地收在皮夾裡。

對了，還得去求月老紅線。

秦冰虔誠地在月老神像前祈求，終於在擲爻了數次，以為自己又被月老放棄後，順利拿到紅線，她不由得勾起微笑，心想或許這次月老真的會給她一個好姻緣。

「喂，秦特助。」

秦冰正準備將紅線好好地放進包包裡，聽到這道熟悉的嗓音，不由得有些愣住了。「呃……執、執行長？！」

「真巧。」雷衡詫異地瞅著他手下第一大將，這女人也會進寺廟拜神？他還以為她幾乎要不食人間煙火了，會有這種平民舉動倒是新鮮。

秦冰心中有種詭異感，她剛才才求到疑似婚姻籤，又正好在求得紅線後就見到熟人，但……怎麼會是她的花心老闆啊？

他眉頭挑了下，帶著壞笑，「秦特助來拜月老？」

秦冰壓下心中的異樣感，表面上仍故作鎮定的道：「嗯，來替父母求護身符……順便都拜一拜。咳，執行長呢？」

「我媽每個月初一都會來廟裡供花，這個月她剛好和我爸出國旅遊，所以我這個做兒子的就只好趁放假時代替她來嘍。」雷衡手裡拎著店家插好的花盆。

「那就不打擾執行長了。」

「等等。」雷衡連忙喚住抬腳準備開溜的她，「這裡的月老靈嗎？」

「噯？很多人都來拜，應該很靈吧……」

「是嗎？怎麼拜？我剛剛看你還有擲筊，方便教我嗎，秦特助。」雷衡有些好奇這個月老到底有多靈驗，居然能讓她這個冰女王特地來一趟。

秦冰的小臉閃過不願，花心老闆拜月老？怎麼想怎麼不對勁，他還想禍害多少無辜純真的女孩？她正想拒絕，卻突然想到不是說重生後要改變，否則再走一次回頭路，她豈不是白白浪費重生機會？

嘆了口氣後，她有些鬱悶的認命回道：「其實很簡單，執行長告訴月老對未來對象的要求，祈求月老讓你們有緣相遇，然後求得紅線後放在身上。」

「哦，這樣嗎？」雷衡照著她的指示有模有樣地拜著。

「執行長運氣真好。」秦冰羨慕地看他一連三次擲出聖筊，她剛才可是前後求了將近二十次才求到。

「是嗎？呵呵，看來月老也很想幫我。」他揚唇一笑。

秦冰忍著翻白眼的衝動，「把紅線收好就可以了。」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對了，如果執行長遇見那個人，記得要回來還願。」

「了解。」雷衡將紅線收進皮夾，他剛才可是真的誠心祈求了。

「那……執行長還有事嗎？如果沒事，我就先走了。」秦冰其實只是禮貌性一問。

「我送你吧。」

「還是不麻煩執行長了。」

「小事，妳去哪兒？回家嗎？」

秦冰有些無奈地看著自家老闆自顧自地朝外頭走去，算了，想想前生和他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上司下屬關係，倒也沒有什麼過節，只不過她看不慣他的花心罷了。

噫……說到這個，她才想到二〇一七年的雷衡似乎也還沒有結婚，她一直是他的特助，對他的私事就算不是全面了解，倒也知道個七、八成，雖然不時見他遊走在女人堆裡，卻沒聽說哪個女人真的成了他的女友，但願他拜了月老之後能收收心，遇見值得珍惜的女人，能夠好好把握住。雷衡停下腳步回頭看看她是否跟上，不料她竟然垂著腦袋不知道神遊到哪裡去了，還直直往他背上撞來。

「啊！對不起……」秦冰小臉微赧道歉，太丟臉了她，這種事居然會發生在有三十歲靈魂的她身上？

他低笑一聲，「秦特助想什麼這麼出神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她涼涼飄去一眼，原來花心還能這麼害人。

雷衡摸了摸鼻子，不愧是冰女王，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家常便飯，還好這幾年兩人配合下來，他抗寒能力越來越優秀。

兩人偕步走到停車場取車，一路安靜無話，雷衡倒也習以為常，換成別人和秦冰同行，大概會尷尬得想跑。

坐上了，插上鑰匙，雷衡偏頭瞅著她問道：「妳要去哪裡？」

秦冰想了下，將三峽老家的地址告訴他，她要將護身符拿去給父母，「麻煩執行長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。」雷衡方向盤一轉，朝著她說的地址駛去，開了一段路後，他問道：「秦特助這是要回老家？」他知道她在市區有間套房。

「嗯。」

「之前老是見妳下班就回去市區的房子，其實一個人住太久會讓個性有些封閉，有時候還是多和家人朋友親近聯絡比較好。」他今天感覺她似乎比平常多了些溫度，因此忍不住多說了幾句。前世的秦冰要是聽到他這麼說，會認為他多管閒事，但現在的她知道他是好意關心，便輕聲回道：「嗯，有空我就會回去的，不過我爸媽比我還忙，他們常常到處旅遊，找不到人。」

重生後，她更加珍惜這些平淡的幸福。

雷衡不經意偏頭瞧見她那抹淡雅的笑意，差點失神將車子開到對向車道，他連忙又把方向盤導正回來，在心裡暗喊了聲好險，冰女王笑起來會出人命的。

感覺到車子抖了一下，秦冰疑惑地覷了他一眼，見他神情專注看著前方，便沒多問什麼，只想著可能是路面不平之類的。

「原來妳家人喜歡旅遊，那妳呢？若是妳想和妳爸媽出遊，提前告訴我，可以讓妳安排一下假期。」雷衡乾笑幾聲，他這才發現自己似乎很少關心這名手下大將。

「嗯，謝謝執行長。」她回來還有其他重要的事要做，在這之前哪可能放心去玩樂。

「不用客氣，我可不會逼著員工和我一樣當工作狂。」

秦冰偷偷瞥了他一眼，想當初他也就這一點能入眼，雖然他花心，但他對工作的專注力、執行力和遠見一直讓她很欣賞，甚至將他當作學習的對象。

之後兩人都沒再說話，等她回過神來時，才發現老家就快到了，她連忙說道：「執行長，前面巷子第一家就是我家，麻煩你在旁邊停車就好。」

「轉進去不就得了。」雷衡沒停車，方向盤一打，轉進巷內。

秦冰見狀也懶得阻擋。

看著家門，她的心情莫名有些複雜。

雷衡見她似是在發呆不下車，不免奇怪的問道：「怎麼，沒帶鑰匙？」

她真的很想對他翻白眼，她在沉澱情緒，可他好像特別愛破壞氣氛，她深呼吸一口氣後，打開車門下車，微微彎身透過車窗向他說道：「執行長，謝謝你送我回來。」

「小事，我先……」

「冰冰！」

會這樣叫自己小名的只有……秦冰直起身轉過頭，驚呼道：「爸、媽！」

「冰冰回來啦。」鄭如雅滿是欣喜地快步走近，「咦？帶了朋友回來呀？快請人家進去坐呀。」

「呃，媽，他不是……」

鄭如雅第一次見性子清冷的女兒帶朋友回家，還是個男的，實在太稀奇了。「這位是……」

秦風的目光同樣閃過驚訝，「朋友啊，請進。」

車裡的雷衡一臉懵，但還是有禮的打招呼，「伯父、伯母你們好，我是雷衡。」

「哎呀，你好，我是冰冰的媽媽。」鄭如雅笑咪咪地道。

「小雷啊，你車子停在家門口就行了。」秦風直接幫著指揮。

秦冰的眼角抽了抽，小雷？！她老爸才第一次見到執行長，喊得這麼親暱是怎樣？

雷衡瞥了秦冰一眼，瞧她表情僵硬無奈，本想找個理由離開的他，突然很想上門打擾了。「好，多謝伯父。」

「冰冰，妳還在發什麼愣？我先進去洗水果，妳等一下帶妳朋友進來啊。」鄭如雅笑道。

秦冰的嘴角抽了抽，「呃……知道了。」怎麼會這樣？天啊，母親不會誤會什麼了吧？

而後，隨著秦冰進屋的雷衡倒是一臉自在地坐在沙發和秦父、秦母聊天。

鄭如雅這才知道這一表人才的男人原來是女兒的上司，害她白高興一場。

「伯父、伯母，不好意思，初次拜訪沒帶什麼禮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我們才要感謝你在工作上照顧冰冰，她這孩子從小就是太獨立了，什麼事都自己來，也沒幾個好朋友，唉，人生在世，不論求學、工作，都是要靠朋友、靠貴人的，冰冰就是不懂才會這麼辛苦……」

「媽……」秦冰撫額打斷，母親只要一嘮叨起來可是沒完沒了，說不定會連她小時候的事都說出來。

「呵呵，伯母謙虛了，秦特助非常優秀，事情交給她我都不用擔心，她真的幫了我很多忙。其實秦特助的性格雖然比較文靜，但特別適合做祕書或特助，通常當老闆的都不希望祕書特助有太多個人意見。」雷衡專挑好的說，在但人家父母面前他可不能留下什麼不好的印象，要是他們以為他苛刻她，逼她辭職怎麼辦？

「沒錯，做為一個初入社會的人，沒經驗就是少說多看多學。」秦風認同地附和。

「呵呵呵……吃水果呀，別客氣。」聽人稱讚女兒，鄭如雅眉開眼笑的。

「謝謝伯母。」

秦冰無言地瞪著三人，重生後回來見父母，她還以為會上演一場近鄉情怯，見面後擁抱感動落淚的大戲，結果主角竟成了雷衡！她撇撇嘴，算了，父母開心就好。

「對了，爸、媽，這是我剛才在龍山寺求的護身符，你們帶著吧。」

「哎呀，妳什麼時候信這一套啦？」鄭如雅接過，好奇打量著女兒。

「寧可信其有嘛。」秦冰只能這麼回答，總不能老實說重生後她很多觀念都打破了，父母是不可能相信的，更別說還有雷衡這個外人在。

鄭如雅見老公和雷衡兩人熱烈地討論上司領導力云云，便拉著女兒小聲地問：「妳怎麼會和老闆一起？你們不會……」

「絕對沒有！」秦冰秒速反駁，「媽，我就是在龍山寺和他巧遇而已。」

「哦——」鄭如雅拖著長音，擺明不信，「那人家為什麼要送妳回來？」

「媽，老闆一直都對下屬不錯，公司很多女助理、女業務都搭過他的便車，妳也知道老是拒絕老闆很不給老闆面子，我才……」

「好吧，那妳什麼時候才要帶一個不是不得不拒絕的回來？」鄭如雅掩不住失望，小雷看起來一表人才，說話又風趣，條件挺好的，怎麼女兒就是不開竅呢？

「媽，說這個還早吧，我才幾歲。」

「結婚前肯定還要花一段時間考驗人家，我看一年跑不掉，妳現在都二十六了，快三十了，小姐，妳以為時間還很多呀？」鄭如雅沒好氣地道。

「媽，妳就這麼想把我嫁掉啊？」秦冰語帶哀怨。

「也不是，我是怕妳嫁不掉。」鄭如雅很不給面子地回道。

「哎，妳們聊什麼啊，我看差不多該準備晚餐了。」秦風笑看著她們母女倆，接著又看向雷衡，

「小雷，你就留下來一起吃吧。」

雷衡一愣。

秦冰也不想和父母相處的美好時光有個外人插花，「爸，執行長還有事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改天等小雷有空我們再聊。」秦風爽朗一笑，剛才短暫的對話，他能確定女兒的上司是個不錯的小夥子。

「伯父喜歡喝茶，下次我一定帶好茶來拜訪。」雷衡笑道。

聞言，秦風開懷地笑了。「好！」

「小雷下次來，一定要嚐嚐阿姨的手藝。」鄭如雅也開心地道。

「好的，那伯父、伯母，我先走了。」

「哎，冰冰，妳送小雷出去吧。」

「嗯。」秦冰不情願地起身，領著雷衡到門外。

「不好意思，今天打擾了。」雷衡自知理虧先道歉。

「沒事。謝謝執行長送我回來，再見。」秦冰知道是自家爸媽難得見到她帶人回家，才會異常熱情。

「嗯，明天見。」雷衡朝她一笑，坐上車後將車子駛離。

秦冰看著遠去的車身搖了搖頭，沒想到重生回來的第一天就這麼離奇。

第 2 章

一早準時起床的秦冰，從容地梳洗完，換上套裝後簡單上了淡妝，將一頭柔順黑髮高高盤起，十分鐘後，她站在全身鏡前確認。

滴滴。

正準備出門的她聽見訊息提示鈴聲，拿起手機一看。

劉蜜兒？她會有什麼事？

秦冰記得這時劉蜜兒這個大學畢業沒多久的年輕小女生，被錄取為特助助理一職，協助她處理大小事，簡單來說就是她的助手。不過這小女生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那恨不得招引身邊所有蜂蝶的模樣，還有一開口膩死人的嗓音，她很難對這小女生有好感。

她再點開訊息，內容很簡單——

秦特助，早安，那個……很不好意思，我那個來了，身體很不舒服，今天請假呦，劉蜜兒。

秦冰撇了撇嘴，被搶先了，原本她打算待會進公司處理完急事，下午就準備向執行長請假，她想約好友宋佳樂出來見個面。

可現在不行了，她大概和劉蜜兒八字不合吧。

畢竟劉蜜兒在傳訊息過來之前，肯定已經先向執行長報告過，身為特助的她總不可能把工作丟給另一位新手小助理，對工作有偏執狂的執行長不發火才怪。

秦冰嘆了口氣，拎起包包，把手機丟了進去，出門。

「雷耀影像顯示製造公司」是一間製造及貿易液晶顯示器面板的企業，在執行長雷衡滿腔衝勁的帶領下，從原本默默無名的代工廠，近五年竄出強勢名氣，搖身一變成了擁有一席之地面板製造公司。

現在雷耀製作的面板已經廣泛應用在電視、平板、電腦螢幕的口碑品牌，不只是國內，雷衡打一

開始就將目光放在國外。今年最新產業報告顯示，雷耀在國際市佔率緊緊追趕著其他成名已久的大廠。

而他卓越的目光與領導力讓他在業界享有極好的名聲，同樣有名的是他對工作的強迫症和偏執性，簡言之他是個工作狂，當然這個小缺點在他出色挺拔的外貌、過人的身價及未婚身分的優勢下，讓他依舊位居女性心目中擇偶對象排行榜的高位。

不過這其中絕對不包含秦冰，原因和他那花心不定的性格有極大關係。

雷耀對秦冰而言是很特別的，這是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她頂著T大工商管理學系的高學歷，面試當天由雷衡親自拍板錄取為他的特助。記得那時公司剛起步，沒有高薪吸引，來應徵的多是剛畢業或只有一、兩年工作經驗的社會新鮮人。

剛畢業的秦冰對工作懷抱著多加嘗試的態度，特助一職雖然不一定能發揮所學，卻能全面的了解公司運作，對新人是很好的經驗，沒想到她這一待就是好幾年，可以說她是和公司一起成長的。近年因為業務拓展，工作量增大，執行長才又替她請了幾位助理。要是讓她來評價，劉蜜兒的能力不上不下，頂多是中等，倒是化妝打扮裝嗲的技巧在公司裡是前無古人，可以料想她的目的多半是想藉由這份工作，看能不能傍上某某老闆、總裁，現在她的目標八成是頂頭上司；另一位是較文靜乖巧的于巧佟，性格較溫和，卻也有些膽小沒幹勁，不過她面對工作認真學習，這點讓秦冰很願意傾囊相授教導她。

來到公司所在的辦公大樓，十二樓到十五樓都是屬於雷耀的，秦冰坐上電梯，沒多久就聽到叮的一聲，樓層到了。

她一走出電梯，就看到大氣明亮的總機接待櫃臺，但也隨即見到刺眼的一幕——雷衡正姿勢一百分，帥氣撐著下巴在櫃臺和新來的總機小美女調笑。

秦冰暗自翻了個白眼，但這一幕卻讓她重生後回公司的忐忑消失，隨之而來的是一股熟悉感。她不懂怎麼會有像他這麼矛盾的人，他具有經濟學、行銷學專業，是個對工作高標準要求的事業狂，卻又是個標準花心男，簡直像見到花不採蜜就會死的蜜蜂一樣，成天招蜂引蝶，全公司沒有一個女性逃過他的調戲。

的確，身價不凡、高挑挺拔、相貌也不輸在線的明星，不工作時嘴角總是帶著一抹壞壞笑意，即便他是花心老闆，仍然魅力無窮，據她所知，女員工對他的調戲一點反感也沒，倒是小鹿亂撞的不少，尤其是劉蜜兒，大概恨不得直接和他回家。

但是在秦冰眼裡，他的魅力也就拐騙花癡女或涉世未深的小女生有用，對她沒有半點吸引力，當年她就是冷漠以對，何況現在身體裡藏著三十三歲的靈魂，更不可能輕易動搖。

雷衡聽到腳步聲，一轉頭看見是她，馬上電力十足的微勾起嘴角，「早安，秦特助。」

「執行長早。」秦冰禮貌十足卻不帶一絲溫度，隨後轉頭朝總機小美女問聲早後，便飄飄然離去。

「總機小美眉，妳雖然才來公司沒多久，但應該已經聽過我們雷耀鼎鼎大名的秦特助吧，其實秦特助很有氣質，人長得也挺漂亮的，可惜那性格……嘖嘖嘖，太生人勿近。」雷衡搖頭惋惜道。

「對啊，秦特助真的很漂亮很有氣勢，可是我也有點怕她。」總機美眉小聲說道。

「這是正常的，秦特助總愛冷著臉裝成熟，習慣就好……」雷衡收回在秦冰身上的視線繼續和小美女說笑，「來，我們繼續聊，剛才說到眼影對吧，大地色太成熟了，上班還可以，但我覺得粉嫩或粉橘的色系才真正適合妳，能讓妳看起來充滿青春、戀愛的好氣色，過幾天就七夕了，這可是約會的絕佳妝扮，妳的男朋友肯定會被妳迷得暈頭轉向的。」名花有主的調戲對象他最喜歡了，

總不會被他兩句話就拋棄另一半吧。

「真的嗎？那.....我明天試試看，執行長再幫我把關噢！」總機美眉紅著小臉，羞答答地道。

「沒問題，妳放心，粉色系最適合像妳這麼可愛的女孩子，妳男朋友真是幸福。」他瞄了眼腕錶，

「好了，和妳愉快的聊天時間過得真快，我該上班了。」他嘴角微揚，特有的一股壞壞笑容迷死人不償命。

「執行長慢走。」總機美眉點點頭，眸底卻有著一絲不捨。

雷衡瀟灑揮著手，轉身朝個人辦公室走去，一路上沒放過任何與女員工調笑的機會。對滿懷企圖的女員工也不能厚此薄彼，不得不說這些女人可是營造花心形象的好幫手。

「宋大業務專員，我記得今天是妳的生日，對吧？我瞧瞧，洋裝這麼浪漫.....肯定是下班有約吧！」雷衡打量對方一眼，笑道。

「討厭，才不是約會呢，人家又沒有男朋友，只是和幾個好姊妹逛逛街、吃個飯，不過執行長有沒有準備禮物給人家呀？」宋專員含情脈脈，頻送秋波。

「當然有，上次妳說過有家蛋糕很不錯，今天下午茶我請大家吃蛋糕，每個人都有！」雷衡朝辦公室內拍了拍手，吸引員工的注意力，「這是藉著宋專員生日的名目，各位吃蛋糕前要記得跟宋專員說生日快樂。」

「哈哈，老闆請客說十次都沒問題。」眾人起鬨笑鬧。

「執行長，我後天生日。」一名男同事高舉著手喊道。

「男士自行到我那裡領一瓶啤酒，別說我偏心。」

「噢，抗議性別歧視！」眾男員工各個鬱悶哀號。

「執行長還記得人家喜歡吃的蛋糕店，真好.....晚上我們還要去K T V，執行長也一起嘛！」宋專員眨了眨她刷得精緻的長捲睫毛。

「那我是不是該考慮將晚上和喬總監的飯局改期，錯過美女相約太可惜了。」雷衡故作猶疑，還摸了摸下巴。

宋專員和身旁幾名女員工都是一臉期待的瞅著他。

「欸，不過為了各位的年終獎金著想，我只好捨美女陪陪喬大總監了，再說，我可不想讓廣大男同胞記恨，所謂美女、女神都是屬於大眾所有的，大家晚上玩得開心一點。」雷衡一臉遺憾地說道，心裡則是想著，兄弟抱歉了，借來當一次擋箭牌吧。

他口中的喬總監是他的好友喬逸，兩人從大學開始就是好朋友、好哥兒們。

「討厭啦，執行長你亂講，人家哪裡算得上女神，呵呵呵.....」宋專員掩著嘴嬌羞的低笑。

在一旁座位全程收看的秦冰猛翻著白眼，真是夠了，饒過她吧！

前生，執行長每天都要上演一次這類戲碼，某某女的衣妝、某某女的髮型、某某女的生日.....害得她每天都噁心得雞皮疙瘩起滿身。

「宋大美女可不能過度謙虛，妳要知道自信是女神必備的。」雷衡其實被宋專員的矯揉造作搞得非常反胃，但臉上的壞笑還是把花心形象維持得很到位。

「執行長真會說話。」宋專員笑得花枝亂顫。

「可惜現在是我們該認真工作的時間，只能晚一點再和各位美女暢談人生了。好了，大家就期待下午茶吧！」隨著雷衡發號施令，眾員工們紛紛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，他神情一斂，看向秦冰，邁步朝辦公室走去，一邊吩咐道：「秦特助，麻煩妳匯報今天行程。」

「是。」秦冰取出筆記本，又抱起桌上幾本待簽的卷宗跟在他身後。

她該感謝花心老闆一早調戲員工的閒情逸致，讓她多了十分鐘翻閱工作紀錄，以免重生後第一天上班就出糗嗎？

辦公室裡，秦冰依舊是一號表情，做著例行報告，「執行長，上午十點週例會報告，下午業務部門有新品上市發表記者會，請您兩點出席……」她頓了一下，將卷宗一一遞上，「這是今天的卷宗，第一份是本週的營運報告，第二份是行銷部呈報下個月的廣告預算，第三份是記者會致辭……」

「嗯，對了，和宏泰的合作妳準備得如何了？」雷衡翻開卷宗，目光快速瀏覽過便簽上名，沒一分鐘又打開下一份。

「基本上合作條件已經確認，請法務部門查閱過合約條款沒問題，我會盡快將合作契約書及產品計劃書一併修順擬給您。」秦冰內心可不如面上的冷靜，畢竟是多年前的工作，她才到公司難免有些慌亂。

「好，這次合作宏泰那邊也要催一下，合約確認後立刻通知簽約，我想過幾天我們應該就能安排慶祝晚會了。」雷衡相信以她的能力完全不需要他擔心。

「是。」就她過去的記憶，慶祝會的確是在不久之後舉行，否則她如何在餐廳遇見那該死的劈腿爛男人。

「秦特助，這兩天就麻煩妳先以合約為重，其他事就交由劉助理處理。下午的記者會講稿大概就這樣，妳最後再確認一次就可以了。」雷衡瞥了她一眼，他最欣賞的不僅是她的工作能力和專業態度，她也是全公司唯一不花癡他的女性，和她工作最舒心。

「好的。執行長還有其他交代嗎？」

「沒事了。」雷衡闔上最後一本卷宗微笑道。

「那我出去了。」秦冰朝他微點了下頭，接過他遞還的卷宗後，瀟灑地轉身準備離開，可是當她一拉開門，卻見于巧佟就站在門外。

「秦、秦特助。」于巧佟垂著腦袋，怯怯地道。

「于助理若是要找執行長，他現在剛好有空。」秦冰輕聲說道。

「不是不是……我、我做了些小餅乾，那個……我想請特助和執行長嚐嚐……」于巧佟越說越小聲，她感覺站在秦特助面前真的要有好大的勇氣，簡直和面對一座巍峨大冰山一樣。

聞言，雷衡從辦公椅上站起身，走到門前。「噢，小佟佟帶了手作餅乾？」他實在不懂為什麼公司的人面對秦冰時不是害怕就是排斥，她明明挺好相處的，至少他是這麼認為。

「執、執行長請用。」

雷衡毫不客氣地抓了一把，「喏，秦特助妳也吃啊。」

照慣例，前生的秦冰應該冷眼旁觀，客氣婉拒然後離開，但她不想再重蹈覆轍，於是她從于巧佟手中的紙袋裡拿了幾塊餅乾，「謝謝。」咬了其中一塊的一小口後，她又道：「嗯，餅乾挺好吃的。我家有相關的甜點食譜，妳要是對做甜點有興趣的話，改天我帶來給妳。」說完，她的嘴角輕揚起一道幾不可見的角度。

雷衡的眼底閃過驚訝，他感覺冰女王今天多了些人味。

「謝謝秦特助。」于巧佟像小學生被讚揚似的開心地咧嘴一笑，原來秦特助人不錯，大概只是個性嚴肅不愛說話，才會以為她總是板著冷臉。

「不客氣。」秦冰說完，朝于巧佟輕點頭，便回到座位。

雷衡搖搖頭苦笑，冰女王一如既往，那雙冷眸總是無視他這位上司。

秦冰在雷耀剛起步時就進入公司，算是他最得力的夥伴和下屬，她的確將特助一職做得完美不可挑剔，他在公司最放心信任的不超過三人，而她絕對是其中之一，若不是近來業務量大增，他才不得不多找兩名助理來幫她分擔，否則以前只要回到辦公室，他幾乎可以不用偽裝，這裡是他最安心放鬆的區域。

秦冰的冷，從進公司至今沒變過，他從起初的不適應，到現在可說是甘之如飴，同事多年，他看得出冰女王不只是對他，是對任何男人都帶著防備，他真好奇她該不會是戀愛絕緣體吧？

雷衡望著她纖細的背影，真不知道未來能征服冰女王的男人會是什麼樣子……不過話說回來，她有談過戀愛嗎？呵，他實在難以想像。

同事多年，雷衡甚至用一隻手就能數得出來，她真心對他笑的次數不超過三次。

第一次是面試那天，是必須的禮貌，展現親和力嘛，錄取後的笑臉倒是真心。

第二次是她第一次領到豐厚的年終獎金，但他肯定那有八成絕對是看在錢的面子上。

第三次是最近國際雜誌報導雷耀追上其他大廠的專欄介紹，她應該是與有榮焉，在公司舉辦慶祝大會上看得出來她心情很好。

多年同事也讓雷衡大概能斷定冰女王為何看他順眼，原因就是自己正是她最厭惡的男人類型——花心男。

其實真是大人冤枉，他並不是見一個愛一個，更不是玩弄女人的壞男人，搞出這種形象也是有苦衷的。不論是大學學生會時期還是開辦公司，體貼、幽默又風趣的他一直是女人眼中的唐僧肉，純友誼那都是傳說中如浮雲般的神話，他只知道得隨時注意人身安全別被反推倒。

性格改不掉，最後他的好友喬逸便替他想出一個只能算是中下的計策——把自己搞臭！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出現之前，他就這麼實行了好幾年。

雖說花心形象是故意營造出來的，但他目前的確沒有定下來的打算，除了沒遇到讓他心甘情願的女人外，現階段他的重心仍是工作。

一方面將自己塑造成工作狂，一方面是花心風流不安定，女人青春短暫，誰也不敢賭上時間浪費在不婚的花心男人身上。

當然，他發現這一招也有缺點，便是不以身為小三為恥，或企圖心在金錢上的女人反而視他為香餽餽。

在面試和相處時，他都盡量將那些居心不良的女人排除，現在卻出了個意外，最近新找的特助助理是人事部門主管面試，他完全沒經手，進到公司的劉蜜兒就是令他頭痛不已的類型。

秦冰回到座位後，便開始忙碌準備待會兒的會議，幸好她腦中對這些工作多少還有些記憶，現在只需要盡快適應就行。

感覺屁股才在位子上坐沒多久，但身為會議記錄者，秦冰又接著和雷衡一同參加週例會，幸好雷衡在工作上效率十足，會議沒開太久。

回到辦公室繼續忙碌各份卷宗的收發審查，好不容易終於能好好坐在電腦前，秦冰手上敲敲打打，一會兒後終於敲下發送鍵，她輕吁口氣，起身走去敲了下雷衡辦公室的門板，「執行長，會議紀錄已經發信給您。」

「謝謝，中午了，先吃飯休息。」雷衡抬眸瞄了她一眼，又繼續盯著電腦螢幕。

「好的。」

秦冰瞄了眼手錶，才驚覺竟然中午了，她伸了個懶腰，拿著皮包下樓買午餐。

走在公司附近的街道，她覺得有很多熟悉卻又明顯不同的地方，秦冰帶著懷念和雀躍，饒有興致地這間看看那間晃晃，不知不覺手中便提了好幾袋美食和小點心，等她回過神時，不禁苦笑，「慘了，不小心買太多了，這樣怎麼可能吃得完？」

「咦，秦特助。」于巧佟提著便當快步走近。

「于助理。」

「那個……秦特助要回辦公室嗎？」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「如果……妳有空的話，我想和妳聊聊，就是上午妳說妳有一些食譜，妳也喜歡做甜點嗎？還是下廚？」于巧佟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。

「好，那找個地方坐吧。」秦冰其實無所謂在哪裡用餐，再說于巧佟也挺討人喜歡的。

「嗯嗯，我知道那邊有家咖啡很好喝。」于巧佟興奮地指路。

秦冰跟著她走向不遠處的咖啡店，空間不大，但裝潢得很舒適，兩人坐下後，各自點了杯咖啡。

「其實我到雷耀上班每天都很緊張，以前我只要一緊張，就會做吃的來轉移注意力，所以……就喜歡上手作餅乾了。」于巧佟微低著頭，小聲說道。

「妳做的餅乾很好吃，應該是下過不少功夫。」秦冰很中肯地給出評價。

「真的嗎？嘿嘿……」于巧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臉頰。

「我家的食譜不只有甜點的，還有家常菜、涼品、小吃，什麼都有，我去書店看到喜歡的就會買，妳需要什麼我再帶來。」

「如果不麻煩秦特助的話，我對甜點和家常菜都很有興趣，其實我現在也在和我媽學做菜。」

「好，我回家看看有哪些食譜再告訴妳。」

「謝謝秦特助。那個……秦特助妳也會下廚嗎？」于巧佟挺好奇像她這樣高冷形象的女人，會願意進廚房嗎？

「嗯，我自己住外面，三餐大部分都是自理。」

于巧佟有些崇拜，像她這樣，個性膽小又依賴性重，完全不敢想自己住的可能，「秦特助妳好厲害，工作能力這麼強又獨立。」還有一句她沒說，人還長得漂亮，身材又好。

「我只是比妳早出社會，過幾年妳的能力也會隨著經驗增長。不過個性就是天生的，妳的確該大方一點，有什麼事就說出來，劉助理常把工作丟給妳做的事我也知道。」秦冰身為兩位助理的指導者，這些事自然都看在眼裡。

「啊？呵呵……」于巧佟有些不知所措，確定她沒有生氣才道：「雖然剛開始會有點不開心，不過我想我多做就能學得更快更多，好像也沒什麼不好……」

「嗯，我知道妳很認真，繼續保持下去，要是真的遇到什麼困難，隨時都可以告訴我。」秦冰不會插手員工之間的事，至於會不會影響在公司的發展和去留，那是個人的選擇，自然要個人承擔。

「嗯，謝謝秦特助。那個……我可不可以喊妳秦姊啊？」于巧佟低聲問道，她家中上面兩個哥哥老是欺負她，第一次遇見像秦冰這樣給她一種大姊姊感覺的人。

「嗯，私底下可以。」

「嗯嗯。」于巧佟用力點頭，原來秦姊這麼好相處，這是她進到雷耀後，最開心的事了。

兩人用完餐一起走回公司，一路上和于巧佟聊著天，不僅兩人更加熟悉，秦冰這也才知道她前生真的錯過許多。

下午繼續忙碌工作，看著順好的致詞稿，秦冰滿意點頭，撥了電話讓司機確認車況預備，她起身將記者會資料夾裝進公事包裡。

她走去敲了敲雷衡辦公室的門，提醒道：「執行長，車子已經備好，我們該前往記者會會場了。」

「嗯，走吧。」

轎車平穩地往前行進著。

身為特助的秦冰，在業界有個稱號—雷衡的影子。

因為不論大小記者會、發表會，甚至商務餐會，都能見到秦冰陪伴在雷衡身旁，她身兼助手與女伴，偶爾還代理司機一職。

不過更廣為人知的便是她從未穿過任何豔麗動人或V領誘人的裝扮，包得死緊的深色女性套裝是她一貫的穿著，兩人一同出席的場合倒也成了一道別於他人的風景。

女人們對不成威脅的秦冰是滿心歡迎，至於男性們反倒對她升起莫名征服慾望，其中也有不少人看重她的專業和能力，想高薪挖角。

「執行長，致詞稿我修整過，請您再確認。」車內，秦冰從公事包抽出文件。

雷衡接過，快速瀏覽，「很好，就這樣。」

「您致詞時間是三點，這是記者會最新的貴賓名單，到場的市議員有兩位，媒體共十五家，XX電視臺會實況轉播，另外，代言人會出席產品走秀部分；宏泰、立典等公司都會派員出席恭賀。」秦冰口齒清晰地報告著業務部門送來的資料，今天的記者會非常盛大，可說是公司下半年度產品行銷的重點。

雷衡安靜聽著她的匯報，不時點頭，腦海中不自覺竄出「還好有她」的念頭，不過最近老聽聞有些其他公司高層，竟然不長眼的挖角挖到他這裡了，哼，他可不能讓秦冰有跳槽的念頭。

「真不敢想像沒有秦特助的生活，我肯定那絕對等同失去左右手一樣。」工作多年的默契可說是他一個眼神，她就能了解他的想法，還有誰能跟她一樣？

她面不改色，依舊冷淡，「執行長太誇張了，我只是做該做的事。」

「呵，我是說真的，感謝有妳，否則我的工作量絕對是現在的三倍。」雷衡光是想像就寒毛直立，他是事業心重，但並不想累成狗。

「哦，那執行長不如考慮加薪吧？有好草吃的馬兒跑得快。」秦冰可不會和他客氣。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，其他的不說，光是這次和宏泰的合作案，負責的專案組員們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很清楚，獎金包你們滿意，不過先替我保密，到時給組員一個大驚喜。」雷衡朝她眨眨眼。

「了解。」秦冰目光清冷地睨他一眼，對她放電幹麼，她免疫的好嗎！

「今天的產品發表算是下半年產品第一波造勢活動，緊接著和宏泰合作的簽約記者會消息一出，未來一個月勢必會替我們賺取不少媒體版面，倒是省下不少公關費了。」他滿意地低笑道。

秦冰暗自點頭，前生的這個時候，公司的確因此創造出業績的新高點。

「宏泰的合約書明天上午會和法務做最後確認，最快下午便可聯絡宏泰簽約一事。」秦冰一邊將手中的資料收妥，一邊說道。

合約草稿她本就擬訂得差不多了，只要再將細節確認妥當就沒問題了。

「雖然越早簽約越好，但我可不願意得力助手把身體搞壞，妳這個月的加班天數太多了，要注意，

別忘了在雷耀可不興加班文化。」雷衡關心地道。

加班一向是不得已才為之，這幾天看在眼裡，他都為她心疼了，簡直比他還工作狂。

「謝謝執行長，我會注意。」秦冰淡然回道，心裡則是想著明明他才是加班狂魔。

雷衡暗自苦笑，要是換作其他女性員工，正常反應不都是心裡小鹿亂撞，然後羞澀地紅著小臉，含情脈脈咬著唇嗎？

不愧是冰女王，真是讓人瞬間冷靜個透心涼。

在秦冰面前，雷衡總會感覺自己特別沒吸引力，還特別打擊男人自信心，她老對他一臉防備加鄙棄，唉……

話說回來，這樣也好，最好冰女王對任何人都保持這樣的防備，她就不會輕易被挖角離開雷耀了。

CRESCENT FAMILY